





九華集卷十八

論

三史亞六經論

使六經失主盟於天下者史家之罪也蓋六經實主於名教而諸史多叛於名教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然則為史者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奧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於天下此甚可悼也奈何史臣反取馬遷班范三史謂可以亞六經揭為不公之論以示來者嗚呼安得吾言而告之哉且以司馬子

宋

員興宗

撰



長之才在漢元朔間竭其肺肝述秦漢故事自謂孔子復出今吾觀其書猶不及邱明遠甚則班范而下不論可知也請獨指一史記而言之則是非了了自見今夫庸懦之儒使讀遷之天官書則必曰其驗詳其旨深其舉事幽遠真得義易之體也雖比周氏之繫豈為過哉使讀遷之列傳則必又曰觀其不虛美不隱惡不急急於窮達究辯誠得古詩美刺之風也雖比孔子之刪豈為過哉嗚呼使斯人之從而視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含笑而和之矣豈有白黑之辨耶至若淺見之士使讀遷之世家則將族坐而議曰昔孔子以隱之遜而首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春秋今遷取秦伯而列之於傳首是春秋貴遜之義也不幾於孔子之作歟使讀遷之封禪等書則必揚袂而言曰昔孔子以三代之誓誥備載於書今遷取漢家詔令悉載於此是亦書錄誓誥之類也不幾於孔子之定歟嗚呼使斯人之徒又語以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喜跳而是之矣豈顧雌黃之當耶非特此也聖人作禮記樂記而遷亦作禮書樂書後來議者遂以遷於孔子之門不啻更駕合轍殊不知諸人之許遷者乃道路之言爾非天下之公議也何則孔子之述六經本非得已觀其易編而三絕詩蔽於一言書斷自唐虞春秋託於

定哀禮習於宋木之下樂正於反魯之時所以作六經者憫道之不行而欲託辭以載道於天下爾使後世之讀易者知吾文象之意而不泥於卜祝使讀詩者知吾風雅之意而不乖於美刺使讀書者知吾治亂之意而不膠於荒唐不根之論至使之讀禮讀樂讀春秋亦莫不知吾正道之歸此乃六經之至效而亦吾夫子之心也今遷之撰著則異於是觀其傳龜策傳者曰其事類淫巫瞽叟是義易之所恥也其泥於卜祝孰大焉觀其刺晁錯美公孫刺三代之征伐美嬴秦之苛暴是古詩之所刺也其乖於美刺孰大焉觀其記黃帝紀顓氏非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斷自唐虞之意是古書之所不為其謬於不根之論孰大焉至若序禮樂之制度則非孔子賤鐘鼓輕玉帛之義序楚之世家則非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旨嗚呼馬遷之記一家之史爾而牴牾聖人每每如此是知六經之宏贍豈可以諸史而亞哉愚故曰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為史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於天下正謂此也雖然劉向等常稱馬遷為大儒今猶為吾所不取則班固而下是非謬戾何可當也且夫聖人之所重者仁義而固則已輕仁義聖人所取者忠節而固則以賤死節聖人

惡於方人而則固第古人為三等及至蔚宗則并撰而不可言二子為史顧其胷中尚且顛倒况可望於六經耶然則愚為是論而不及班范者誠得其職也

命者天之令論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出於其所同然天之所以制於人者出於其所不知其然而然是所同然者一然也且人而無命則不足以受天天而無令則不足以制人受於天出乎同然制於人出乎不知其然而然此令之謂也昔堯桀之為君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堯不有其命而行仁桀有其命而行詐堯傳其道桀殞其祀此天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命也孔距之為人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孔不有其命而行道距有其命而行暴孔之道與天地並距之惡遺臭千載亦天之令使桀距之得是命也矣反而思之曰天雖予我以命矣而令實繫乎天畏之謹之而不敢犯以待令之至則堯孔不難至矣奈之何命在我而無預於天此天^所以揭其惡以令於天下也歟雖然天之命人以行吾之令而天之命君也使司吾之權是天之令於君蓋有所託也成王踐祚而得周公此成王之令而周公之命也四國流言而王疑天大雷電以風而王悟夫不免於四國之流言公之命也天大雷電以風天

之令也天知其命之不免乎此也於是出令以示之以濟命之所不及也嗚呼命者天之令其理不甚明哉

諸子言性論

諸子言性謂周孔以降無質疑詩書以來無定論無質疑無定論吾道誰與明哉夫道者何性為本也聖人不言而自合諸子雖多言無益也易曰一陰一陽之為道成之者性也道成為性此豈本也哉昔舜得之以盡精一禹得之以彝倫攸敘湯得之以執中箕子得之以明皇極孔子得之以育於一顏回得之以屢空子思得之以名中庸或精或一或倫或中名之不一而得性則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也稼出於田或謂之稻或謂之穀或謂之米豈此三物也哉性猶是也奈何諸子不知一出乎此則入乎彼欲尊聖人而反卑之是可歎也雖然孟子之言雜於道荀子叛道不顧也孟子知杞柳之說故曰近道然指為道則可疑也夫善本於性而性非善猶水本天一而天一非水也豈可直以善名哉揚子言其混則性似不純韓愈言其品則性似不一此不待攻而破矣若夫卿之言則異論而駭世者也世之聖賢如此其衆也天下之人如此其多也卿皆以惡名之謂天下皆桀跖也可乎故卿叛道而不顧謂此也至若杜牧皇甫湜李翱之徒因

數子而或得或失大抵非知性而言之以意而言之也
今執事知性之天必有得於不言之妙所謂知言之人
默然而意已傳諸生何足與聞之

聖人之書言行

聖人之道與天參未暇以人議捨天而議聖人是惑也
方天之運向為陽而今為陰向為暑而今為寒千態萬
狀不可名也然天道則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亦天也昔
為行而今為書洞達淵奧不可名也然其心則一而已
矣故陰陽一出於天道言行書一出於聖人後世諸子
故從而別之以為書自書言自言行自行也是不知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自變而天不變諸子自變而聖人不變吾初無書言行
之別後世因我而為之名在我者豈兩法也哉聖人之
書言行揚子雲知之故一言斷之曰天也豈非子雲知
聖人之一猶天之一是以微告於人惜乎諸儒不測也
今夫大道其多門歟何其趨之衆而至之鮮也曰諸儒
使至此也世有放其端而不之求或求之而不得其端
甚者因以囂而盜名故言者病書者惑行者不正也且
吾之所謂端者何也一之謂也在天則有一在聖人亦
有一也所以為一者難名若衆目而知天之一則千歲
之日可坐而定諸儒而知聖人之一則書言行之要可

坐而制惟其不知是以見天下之訓者曰如是而為書見天下之有辯者曰如是而為言見天下之立者曰如是而為行彼其皇皇惑亂不知大道之攸當在歷聖非異心書言行非異物未可離一而求之也嗚呼離婁不能以見與無根之目聖人安能以道與無識之人哉昔吾夫子於是三者非區區以自見也不得已而見之也行之所貫言則因之言之所及書則名之惟不得已於三者以示天下天下亦以三者歸之夫子無心也曰述而不作夫不作者是非有意於書也然厄於魯衛之後則有書豈得已之書哉曰予欲無言夫無言者是非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意於言也然迫於門人之問則有言亦豈得已之言哉至於有卓絕之行又非可以逆數而前定仕則進而無可無不可心則縱而矩不踰此又非鄉曲之細行所謂一善鳴一節稱者也夫以三者皆出於夫子之無意猶足以冠冕百聖如此則道之所以貫之者果出於一無疑矣然是特聖人乃能一門人不能也是以三者各有所偏拘而不具可惜也已子夏之後傳謂流為莊周之書非書也宜不得其所以書子貢之後傳謂流為儀秦之辯非言也宜不得其所以言若淵若濶雖希其師然瞠若其後則望其後而不及者也宜不得其所以行嗚

呼書言行所在門人徧徇之夫子自一之孰有書過言
過行過之弊也歟噫揚子雲於西京而有此言其意則
得之矣其所自為者非也彼其有書有言而投閣之嘆
美新之事則可羞之行也俗儒且不為子雲獨為之乎
雄欲以自高而益卑之甚弊皆起於不求其端故曰聖
人於此三者均示之意是乃深得於三者也

七十二賢論

周公之分憂與孔子同孔子之共樂與周公異貴為天
子之宰宜無憂也然周公卒憂而不樂皇皇以匹夫老
宜無樂也然孔子卒樂而不憂則此古今之大惑愚亦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惑者之一人也蓋嘗夙夜而思因以得之矣至道公器
也有其言有其徒則其器必傳其傳必久無其徒而自
言之自列之雖聖人亦知其難哉周公之所以岌岌於
周者有其言而無其徒孔子之所以無累於洙泗者言
足樂而有其徒也日月欲廓煙雲蔽虧周公之初何以
異此西土故國也而不安乎吾身管蔡吾家也而不知
乎吾心成王吾君也而非大風偃禾拔木之警則鴟鴞
之懼吾不保其盡去也故周公雖富貴卒憂而不樂者
無與共樂於此也觀其命君陳命蔡仲命康叔益反復
誥誡懼二三子不知吾心也嗟夫孰與燕居申申左右

有七十二子之同心乎彼陳蔡一時之厄食不火琴不
聲藜不糝者其憂不至若是之烈也然則無其徒而有
其道無怪乎周公卒憂而不樂也至若夫子之世則有
大不然矣曰傅曰師曰保之位夫子雖缺然也然入而
顏出而閔則德行有人左而予右而賜則言語有人可
使南面可使治賦可使與賓客言吾不知其輩之幾也
當是時竊窺光華之末而託迹於道德之場者皆諸侯
之畏仰而天下之望人也其最門人之下列者如公西
華如樊遲邾婁孔忠孔蔑顛路之徒猶能脫去軒冕而
與吾共樂其樂然則既有其道又有其徒則無怪乎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卒樂而不憂也嗚呼不觀周孔之故不思至道之難
何以知聖門之徒不易得哉雖然孔子距今之歲不啻
千祀向者冠帶執經之士寒餓於陳蔡之間者今郡縣
廟而祀之矣向者簞瓢舞雩之徒悽悽於杏壇之上者
今五等或侯而伯矣然則夫子之於七十子也至道之
公其生與並樂至道之傳其死與共祀韓退之所謂巍
然廟堂當坐以門人為配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彼其有以深知夫子之徒歟邇者至上聖政之暇取夫
子七十二賢以次贊之所謂以聖樂聖者也雖夫子共
樂之徒亦形容於筆墨之妙奎畫昭回炳煥天下可謂

盛矣故執事舉以勵諸生雖然以主上聖學而發聖祕
故於七十二子探討尋繹皆無所遺彼馬遷雖博洽而
是非終於聖人班固素知之矣宜乎遺陳亢琴牢之人
也彼家語雖富膽大抵雜以戰國之詞世久疑之矣宜
乎遺曰張曰寮曰瑗之人也嗚呼衆言蔽亂折諸聖人
聖製不遺如此誠足以折衆言也蓋嘗論夫子之道猶
海也諸門人振其維楫而求涉海者也有涵泳聖涯
之意特未知海之淺深耳故夫子共樂者至七十二人
而達聖心者蓋鮮矣然而達者顏其人也故推曰回也
不改其樂君子然後知夫子共樂之徒惟顏氏有真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也

黨錮論

聖人域天下有道雖千萬億世而未易輕動豈其為術
虛誕惆恍杳冥而不可執守歟抑亦有至極者維持其
間而不可易也蓋人生性情之始猶水之始也方其分
散四出各循其故則被冒萬物而可至於無憾惟其有
所衝決蕩溢而失道則橫潰直裂而無有底止求其安
行於中不可也嗚呼是豈水之罪哉流之不中而激之
者之過也故夫聖人六經之道要以範圍百世而歸之
極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用世亦如此而已矣

今其道見於書者皆執中建中用中惟皇作極之文周旋反復不汲汲於為異以震驚天下而天下卒以大服於此者中力也其見於易者亦亡異乎書之云也卦而象象而文俾君子精微統一而有所法守者亦未始離乎中也其道紆徐曲折而當於義凡此人而此為者也則吉則有慶則无不利未有不麗乎中正者也非此人而此為也則凶則有悔則无攸利未有不遠乎中正者也是中之道四布於易者甚密如此若夫為之節文為之訓導君子雖怨而不至於害小人雖憤而不至於亂止乎禮義而警乎褒貶於禮樂詩春秋之書又所以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具夫中之旨而消天下之異論是六經明著乎辭而見於用無所往而不中周衰天下不由大道其學縱橫非僻天下莫知其當子思子則見而歎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當其時盜名苦節之徒不離於蹈白刃而難於中庸則中之至此也可易為力哉惟其得之難而見之不一也則天下之士自激為介而失之高自卑求佞而失之汙智有遺謀而不足用巧有餘技而不足施其禍滂沒於戰國天下駭然以亂而蕩然以衰秦者攻戰之餘也其蔽固無如何至西漢之起天下固有望於先王矣而一時之君不為碩大悠遠之圖不知乎中之

實失之錙銖而其漸卒至於不可振偷墮苟且是以其子孫喑喑默默使公孫張禹之徒布滿朝廷彼無所往而不為佞者即孟子所謂無所往而不為原也而中庸於何有哉西京既以鄉原之俗敗天下東漢之際仁勝之士知天下之治頽墮散渙而久不立也起而承之以為朝廷非翹然有所振刷念不足以收天下是以諸公操不循常之行曰我能是我能是是足有以立矣其道沽激而不止耿介而不親雖無世俗抵摧嗜利之嫌而好名之弊不殺也蓋天下之相遇不得其平則怨怨起於爭爭起於好勝而好勝誠足以亂天下彼黨錮之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皆好勝之弊流為不中而激之者之過也使當時之人皆協於極破鄉原之弊而不入於狂狷其道循循有制而無決裂狂介自異之意則漢室之禍必不至若是烈也然則不得中行而與之致黨錮之欲存漢者乃所以亡漢也歟或曰黨錮如腐蓄之徒任天下之責歸之固也其餘名勝千百非盡負天下之責可深責之乎吾曰不免也聖人復起亦必深嫉之而已矣蓋中庸於天下大本也達道也所謂黨人言行既戾乎中庸也矣吾豈以人人能亂天下哉實天下之亂所從出也昔者太公治齊齊有二士制矯激之行國不可得而祿君不可得

而臣太公聞之曰嘻國不可得而祿是望無以為賞君不可得而臣是望無得而罰賞罰不行何以君為哉其誅之齊誅之二人而國靖今黨錮制行召則不進不召則或怨漢之賞於是不行分黨與立名字私標榜漢之罰於是不聽賞罰之所不及此黨人之所以自高太公之所深惡之也故曰聖人復起亦必嫉之而已矣嗚呼天下制行當本中庸慎無若黨人猖狂敗人國哉

九華集卷十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十九

記

善善堂記

宋 員興宗 撰

太上無善其次以為有善其下樂名乎善所謂無善者蓋無善名者也惟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人無得而稱焉天下之善獨歸之此所謂善善者乎其次以為有善矣故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伸此者也惟其身之故其有也其下此者君子甚病矣以吾之善蓋眾人之不善

故引善而自名是乃不善也東平大夫宗家以善福子孫蓋數世矣然其善亦太上之難名者也因其宅所新而堂之謂之善善蓋以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者以詔子孫也叔氏可無勉諸傳曰善善樂其終蓋掩其惡寬其後之謂也善善及子孫蓋禮其人思其世之謂也斯非太上之難名吾有憾焉叔君如以斯善為難知世之儒者反及之乎叔君試往藐姑山見至人焉往問之愚言殆合矣乎丁卯六月姪九華子某記

望仙閣記

紹興甲子某之成都從東郭叔氏遊叔氏曰若自山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所來耶對曰然叔氏曰鼇山吾故所也今山之壤孰膏孰荒而山之事孰有孰亡士津津耶孰噐孰良孺子知之盍議其詳某曰惡叔君奚山之問也且成都樂都也始祖大夫即中君樂之而安之經世且三矣夫樂則安安則久是謂俗化俗化者俗遷者也而又奚思於山叔君奚山之問也叔氏曰余以若為可以言然未得其妙也且若不聞教接二子之事乎曰教接之事奚若叔氏曰昔吳有教子者去吳而宦越越有接子者去越而宦吳二子翩躩焉而不歸望望焉而思吳越也東南之士交譏曰二子病矣不如兩忘吳越此在越而忘吳安知

越之不吳彼在吳而忘越安知吳之不越如是則處越猶吳出吳猶越也二子曰吾緣乎今入吳吳冠入越越裳冠裳可更於吳越也俗化也入吳不無越夢入越不無吳夢夢不可錯於吳越也神交也故當是時教子樓而望吳接子樓而望越望雖弗極亦神交而已矣某曰然則叔氏今也何如曰始吾東郭是宅閣而居之者始祖郎中君也謹而司之者朝而斯夕而斯先君其唱而我其繼也余日夜而望仙山人雖不余知山之靈獨不知乎余猶教接二君矣余與山之靈神交者也某曰大哉望仙之義如此乎請遂歌之乃歌曰山之上兮飛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山之下兮龍淵以為可得而望兮則山之又山不可得而望兮則鬣鬣乎吾前矣雖然吾神交兮吾無言斯乃所以為吾望仙也後三歲丁卯叔氏速記故以嚮者緒言記之六月十日姪九華子某顯道記

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覈實茶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使君先致其為臣歸老即養其子吏寺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脫丕訓昧沒因從使君質問指授其繆殆六七君從容語某曰故約記清賢竟置之耶某謝文學褊陋文質無所底未能奉稱君督違約其敢辭以故景祐中

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自布衣同門學相友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仕之貴近中郎益退若驚謂高位實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更作歌詩為時冠官東海郡別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愍以官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孺師以詩祖還忠文職內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十年使君克繩其武掇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輔位若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翁若濮陽子永昌文行高潔若唐河內公道學化閩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牢辭厚祿鍾美於中郎則清也其素所蓄積也又若諸孫及曾由科第進者十餘人而銜史君斥姦惇黜遂中執法論事忤益公檜合州先生為時文宗使君躡臚仕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夫使君曰美矣哉君之訓乎夫士進為仕抑為道朱輪華轂縻紫佩玉乃告窳偷生大庭廣坐暗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宦達者是賢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逞可用無位不以恥命也斯二者君子弗彊能先曾君子東海肇視已賦景事疎樓上景疎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稽田既勤敷

蓄在所陳修成厥疆畝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墜茨
成厥宮寢名堂曷以茲某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使君
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德行醇備至於黃髮罔有愆淑聲
遐聞三蒙聘召畏盛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
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墮其家聲為賢旨哉請錄
忠文全章以貽後人使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
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
儒素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戶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
滿眼青山劔外天四月既望三峒員某記

漢嘉李氏林亭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江而州於蜀者以十數嘉為善嘉之城可行樂者以十
數郡之西為善薄郡之西左控萬景前倚西林陸斷崗
出俯顧萬井有亭其上為李氏宴居焉者則其又善也
初李氏子沆清叔者賢而有文余以吏就食此土聞李
詩稱異甚既又與沆處獨愛其詩言累累秀出也則又
言曰吾子之詩其何方之依何學之從將亦有助矣乎
沆曰僕非其人也雖然僕方倦外而鬱中言曩曩而無
助也而今有欲助也近者厭伏於灌莽而求脫乎氛埃
以為雜處僕隧窮茅第草之間俾吾發言而為詩則狹
靡墮陋弗完弗善者可知也因即與絕危磴樹亢爽覆

高而繚橫樓於是亭於是凡以賓日光之出沒瞬江流
之下上窮雨暘之明晦萬類突進巍然隱然有智者莫
可既其狀也以是欲寓吾之見而陶吾心久而又久則
僕詩殆其昌乎先生以為何如予曰然世之人意有所
寓則樂不寓不樂也居約之士寒餓切於膚何心乎卜
築以寄幽遐恢詭之觀孰能有此以寓其樂膏粱者其
樂可以有此也然或棄其樂而不知所寓今子之處既
有所寓而得所樂子之於樂全矣而詩於何有是必能
詠情性而廣興致也子之處此固當沆曰先生知吾亭
之樂之寓也亭觸乎境境觸乎心者亦寓也夫寓何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不可故敢名其亭曰寄爽之亭取柳儀曹所謂曠志
寄高爽此志之寓也亭之陰望乎原邑曰延搜之亭取
少陵所謂廣原延冥搜思之寓也樓曰湛暉之樓取儀
曹所謂星漢湛光暉目之寓也樓之右水天相承弗可
紀極故榜之曰納納之軒取少陵所謂納納乾坤大量
之寓也且子既以是而寓子之樂而時發於詩後之人
必有求全乎詩如子之寓而同子之樂然後知子言此
者之不為過而不遊此者之為可恨也清叔勉乎嘗試
以是推之紹興庚辰七月望日三山員興宗記

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瓌竒清麗杳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障誠不當庠其式陋其名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間來容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物戰於外志萃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嘗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無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忽往忽來遊冶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曷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畦壠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壟悠然而深思注然而繫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得景而存不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竒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文

合侯笑曰瑄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
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其為州者凡幾
其宴適能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勤勤敦本
如房與侯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鬪怒箕
斂耗虛之際必非辭寄與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
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
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
洋吏且出遊兮惟客之將任公來虞兮政則為良嗟農
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
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隆州新倉郡樓記

隆興元年有司言隆山郡於西方其稱甚遠郡之鹽利
冒於西蜀其貨甚具是不當得廢臣謂復故便有詔曰
勿廢三年以赤城何公為其州公言於官下曰日者陛
下思此州俾沿其舊而不肖者待罪於是亦惟茲三岨
聲實孰劇孰易賦之歲給有幾給而不裕者幾何槩吏
若民頑否從令不從令者其何縣里也子則邦人吾欲
子乎咨之予笑應曰大夫無為是纖悉之問也大夫曷
則古之吏所以厚齊魯者徃厚吾邦其亦庶乎可也從
吾四境之分其城倚乎大邱其隍因乎谿其岨相角相

角因以三之巔崖拔虛軒豁四露各狀異態星華之所
動薄煙雲之所奔放若牽乎廬阜賓乎衡麓天台天柱
之峯斂南東秀絕之氣而冠襟以此嗚呼岷蜀天下壯
矣是又蜀之壯者也且其地穹以厚故其民樸其田險
以确故其產微其道非四達之衝故巨賈稱息者不至
而至者不留其民居雖飛盧薄巷繩樞甕牖有比戶可
封之風若行可考雖賤不廢其行不治雖光顯矣亡所
尊加其歲時伏臘蜡社之節壺奕樽酒酬嬉之聚則來
者盡禮而去者盡情郡縣一或下令則長老子弟相與
嚴恭雖不早夜誦憶法律而循理愛身之念不至與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忤也間有回蔽淫暴怙氣賊墨弗信弗欽千萬而一肆
者則士相與推笑之且曹辱之必曰詩書吾習也禮儀
吾故也捨習不順棄故不祥爾此居而忍此為乎此非
獨吾父兄之辱吾溪山矣則又極口反覆折因而使其
人面汗駢羞盡悔乃止其俗大都如此蓋他邑有未必
能然者而吾州獨然至於今亦莫不然也故其氣著之
久則為商為技為農欲薄而用節最為近古為士則術
術施施而亦易善至其才良異等則動能研古今商成
美出議明壯本於健為故治諸老風流之舊於鄉於朝
於天下相次馳聲甚衆今也亦偉焉者矣其名字暴夷

夏勲業暴王室浩乎巍然衆指海內重人者是又吾邑子也大夫不知之乎公笑曰誠然吾因其俗簡其節薰漬教養其弗返者而後繩法之如是則可乎予曰公能有此公必辦治隆矣居年餘既至恩順決下州以無事又明年政成則取賓寺之漫漶者闢而館之賓至有所神之後王命者章而號之神以寧嘉至緇徒之溷其栖者并飲之病其汲者鹽庾之乏蓋障者隨以顧指悉更悉治歲中咸理一日閒坐郡樓且瞰大路則俯而笑曰是側行旁跨者是何為者也州之人莫不由於斯斯豈人情哉昔者四方之賓來或譏其危或病其隘意其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此乎我知之矣我不終草是則非政也於是命直州驛之下宣闢斬刈屏榛與莽使薪不得囿而石不得叢梯為大岐翼為巍觀又以頌春宣詔二亭相之三岬橫前石城障後然後州之平崗秀壁靚觀遐睨聯絡下上閎大恠傑亢爽之觀畢赴於左右雖以覽者不厭行者不勞而有知者亦不得而壯也蓋自觀至亭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輦植凡若干根自伐石而給甃凡若干尺自命工而至斷手為日又若干焉其始則民皆不知及就事民知之矣一出縣官之餘費民遂不勞而竟若不知也州之人以是德公而公又不為德以斯已竒矣

或者謂古之為國其有令德令聞致遠以為明矣不聞其以土木也一有事焉因名而已矣故民必以久而後安役必以安而後動動必以禮而後服自非然者政之未舉雖土豐木好焉君子亦弗取也而况乎門屏道路之間哉其亦有足為歎嘻是不悉乎君子之舉錯者也君子觀不易朝民不廢務工不後時役不畔義皆古之道也其在先志則魯有庫雉二門衛亦有庫有臯得此誼矣彼二國者非為是快心者也於是出政令謹禁防時啓閉國之耳目竒焉雖周公康叔所不能免也而況後世乎昔單襄公之過陳曰門戶不除道路不可知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棄先王之制也陳不國矣已而果然彼周公康叔之所以為國與單襄公之所以觀人之國莫或捨是則知門墉道路之制靜以一衆目動以教民利所從來遠矣如之何其易之也今公既以儒術飾吏勸治千里莫不歡心而又營度墜緒易弊為功周焉如此是志也不猶魯衛之故也乎予職太史氏而使邦君之美且落寞焉予之責也乃紀州民之言而敬繫以詞曰隆隆維山州以聲之復復維艱維仁是依有來令公帝命自東政治於寧不竒以功嶠嶠有隧險極而圯吏百其臨莫肯具理公曰嗟嗟父兄其來其易故常於觀於臺財匪爾即力

匪爾極奮自府州以究爾役人拜稽首公澤我厚煥茲
厥成爰衆之有梯石聯級柱軒軒我樓我躋我顧以寬
公之才莫既媚於千里敢人之難俯仰有偉誠率是道
於公於卿厥施有遐可燦度程嘻公有時入吏王國匪
今私公邦人是職

明碧軒記

隆峙山而郡郡周望四注聯絡隱見幽幽而相際者皆
山也走郡東南六十里泉則泠然以清峯則環焉以疊
所謂石馬者則又山之祕邃秀傑者也先時州君子丞
相何公偕里士楊公飾風流文誼往來於此楊闢軒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室之東遙岑排青遠目可放丞相曰是名明碧廼稱
耳蓋稽韓孟聯句而欲以云之後歲老矣軒日以敝而
名日以晦公飾子雲卿則顧而嘆曰嘻軒之敝在此是
吾先人之所以闢丞相之所以名是殆不可易也願謁
記通人軒則不沒矣因來有請余以病倦為解於再於
三而不已則遂告之曰吾子來子知觀山之樂乎如知
之則足以識之矣且丞相三嵎大人也棲棲窮阜一日
振纓而聲在九州非必意於因山者蓋因山以寄意耳
類有得於茲軒之助者也吾何足以盡之凡天下之物
廢興動息浮夸變現忽來而驟喪者皆遷也故物窮而

化化則遷矣物之不遷者不逐而化者也今子目力之
運試窮諸山山之為物薄雲天挾光景伏虎豹而翳飛
走出沒日月徙倚今古無常形而有定質者是其豈遷
者歟子窮至質之不遷然後知明碧之無爽而丞相之
心之識有定在也世之徙倚徬徨激越乎毀譽勢利之
場而不知息也不思形寓之無常與物化之無日則衣
冠漸化為桎梏勢位漸化為邱壘彼猶身安之而不自
察曾謂有知於山而樂之乎使其得日獲束車於是而
隱几於是也其目之所寓眩亂覆雜竟無得於山決也
彼其權利蕩摩五色無主方時自慮其慮也安見山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所為碧憂態橫生襲後盈前方不自見其見也安知目
之所為明若是者其於明碧竟有得乎抑其無得也如
知其無得然後知此軒之闢非靜而不遷者無以寓其
觀非寓觀之樂者無以得其勝非丞相主賓容與之久
無以畢此樂之勝也子既伐諸石而措諸壁敢為誌之
以廣丞相之意以為寓物不遷者之好則大善矣丞相
名稟郡人子亦郡人九華員興宗也隆興元年中秋後
二日記

任亭記

乾道丁亥括蒼子劉德廣以太學博士去官於其居築

亭曰任且以書徵記於予曰凡我之生所以衡吾慮拂
吾心憂奔吾於得喪利害風濤險棘之場是當有賊乎
吾中掩乎吾外者非耶吾不得而原也自今使其入不
訢其出不距陶陶自遂泛若而躬順之吾亦無往而非
任也如是抑亦可乎間觀夫少陵有所謂乾坤任此身
者惟甫也賢彼其有以安如此必有以樂於此也吾亭
之築之義其取甫哉噫信可謂善遊乎天地之間休然
時自適其適也請即子所以然之名而告子凡子之於
任子能知之無物不任我能言之子既遺物而任子身
必將反聽而任吾言天地之初未與衆萬之相關也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乎莽哉俄而有烝有體有象有數有推徙四時動蕩回
滴之變侃侃施施一任乎大化任者既不可知矣其始
亦不自知其任也氣形之相遭鬱泄之相磨然後飛潛
動植圓斜小大祕怪恍惚生息之物於是焉資之彼既
各足乎形各遂其分也雖欲不任安得而不任是豈可
以智力角哉而況乎聖者明者賢有識者位乎其兩間
素有囂然樂道之實靜而中動而有節充之以廣伸之
以大而形之以不可不止此則舉無不任而任無不終
者也是獨異於風中之竹乎披拂偃仰當東而西當西
而東隨順者久而衡逆者折此非不歲不寒之故風乎

任不任之故也君子抑亦可以循其本矣使我與世相忘天與人相一義與命相權夫然後任可幾也子知之乎雖然至道者君子日用之器也器日用而升流覆墜不與之遺迹若遑遑而不自任而其形則羣於人而運於天也是又任之之妙也至此則子能知之而不能言矣子必欲窮斯言乎當訪黃帝仲尼歲戊子二月旦西蜀九華集某記

池州改建南泉承恩禪寺記

乾道四年天水趙公富聞守杭州政成有旨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先是池多名山陂陀連延深密粹秀浮屠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從而宮者半之距郡七十里寺曰承恩由來廢墜富聞披圖側睨而嘆曰嗟乎是乃古佛塔廟所謂南泉者也是何從廢哉且是導師昔在過去有唐貞元於諸禪那最為第一為超三昧法門為說無量妙義為度無央數衆為成一切種智久居是山成如是剎假使更千百劫世間諸所有相山河可搖大地可壞灰劫可盡此師此道不可沒也然則是諸國界現莊嚴地護持增飾我敢忘乎閱數月乃偕倅貳堅決衆疑乃命大長老號曰善崇再至靜席建大法鼓爰集法衆取諸廢寺福安清修及諸廢塔若龍泉等園田稼穡木樨桑棗種種上妙不

假語言共成饒益又出本末授諸九華居士令具贊記
如是三請無有窮已居士聞之作而應曰善哉大夫成
如是希竒功德未易有也然自我聞若彼導師與諸佛
祖同一性住無取無捨無成無壞而況世諦土木緣假
忽興輒廢其足徵哉大夫亦知之乎且佛性海妙湛圓
明猶如虛空彼虛空性了不可募則是南泉了不可記
世間筆墨同假象色同名為幻欲識南泉無有是處且
彼導師平常行道五十年餘常作是言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道不屬知因知衆生種種妄執執物為見執見為
知現顛倒故知者為病不知亦病說知不知病悉如是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有能一日離大障惑住大解脫我當許與此大導師同
一目視同一耳聞同一機發同一性住乃至同行同願
同說不說我境俱融不知我之為南泉乎南泉之為我
也如是導師不遠我矣昔世尊謂文殊曰如汝文殊不
應說言更有文殊然則覺照蘊空之餘平等行願之海
衆生無量法性無量真諦既各具南泉矣迺復紛紛更
覓南泉乎大夫其勉之富聞笑曰極矣妙矣吾因世聞
法得出世間義因葺導師既墜之寺遂識導師不墜之
相是知此刹示現永斷結習此刹光明永遍塵刹是皆
導師之賜也居士其預有焉居士即稽首翹望為說偈

言世間種種顛倒想興壞取捨非實相本來真覺覺妙
明實無身心受生死有如無病體陶然醫實誰遣療病
者我觀南泉坐道場說不是心不是佛是聲時寂寂時
彰百萬妙義一時墮了無針鋒可入手天人鬼神不敢
視奔走趙州喪黃蘗馬駒蹤跡轉光焰一說遍說無量
說究竟舌本無不動非惟彼相不動故山河大地說熾
然乃至滿八十小劫循至億劫不思議導師常不離本
座聲音妙義悉現前我觀承恩舊殊勝藏是真身無惱
壞華林寶樹日放光如何上漫增濁橈賴一精進過量
士生自天支露悲愍園田林植衆妙具俄頃令復鐘鼓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緣莊嚴是刹照塵刹悉顯南泉無量義若云是刹非真
寶善財樓閣亦非真佛子欲徹南泉機當作是念為正
念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
徒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極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內
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之而無窮也測之而無
得也逐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
之所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耶意必有虛而
明圓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

學以為莫尚乎體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
其全一者也彼由物而心圓照物未至而心自融心未
起而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內澄是以聞薰聞修聞
所聞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薄舉不外
吾之聞此其所以為聞也歟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
之性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出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
耳哉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
非天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心緣境心吾聽內謬則吾
真內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弗一者乎今吾試窺諸
天地之間虛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樂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
能不聞者也其聲氣之接徐疾奮蕩往來備起之變善
聞者運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渾渾洋洋吾不知因聲
而後有聞耶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為一乎其
異耶若使衆人雜聽於康莊之達心之不冥而境之衆
多也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疎亮者直而條達柔而
蔓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爾執一則廢二執宮
則廢羽執羽則廢商始焉心迎而距終焉聽雜而流若
是而自名於為聞其果有得矣乎抑其無得也知其無
得則知衆生流浪為聲所蔽既以倒聞為機蓄聞為誤

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正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聰於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適此天下之至聽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為聞而况聖賢自性聞之者乎今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往而不聞聞極故圓妙則聞烏乎往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垠大士之本聞猶未數數然也烏覩所謂替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以為金繩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感焉以憂勅工具衆寶香檀搏土為像衣金螺紺朱瑟炫耀法帶卧具玲瓏宛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巘恍惚怪怒祥雲瑞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疎曠簡遠之意率皆匠之於心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施鬼設豈所謂融於受勃然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音或因像致禮因禮生悟其不在茲乎陵陽員某見聞妙麗即為著大士入道之因且繼之頌曰我觀世聞人種種患無明一根不銷復六用自成障既聞不可得况有聞聞者譬彼遊都城

忽聞衆樂作鼗鼓及鐘磬祝啟諸瑟琴是聲本涵聞非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修聲所在即聲以為聞是事非真寔如是倒聞機未幾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如文殊所說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習聞自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此道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劫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名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

九華集卷十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二十

宋 員興宗 撰

序

送魏元履序

四海雖大戶庭也萬事雖衆一理也人能視四海為戶庭融萬事為一理是於得喪進退死生善敗語默之際必有以處之矣處之至則將樂之也知樂而樂是非內全其天者能之乎世之人亦各有是天也世撓乎俗則世以俗敗心累於物則心以物遷俗敗心遷則冒沒顛倒蠅蛆其行糞腐其言者始莫之覺而後莫之振也嗟

夫此豈其天之罪乎自滅其天者之過也建安魏元履
識見甚高常隱故山其於學最長於故實蓋亦博而老
矣今天子咨大臣四方逸民宜津遣者故元履以處士
在遣中官於太學乃能不自疑外是是非非莫不條達
為上精言之者書有至日三上至輒涕嘆至又待罪不
已曹居者率笑之曰是狂者也不然則曰是九品賤隸
踈而躁者也夫元履通書古欲化人代之佞諛者使一
於正以充吾尊主敬王之本是其狂與踈與躁之罪吾
知其不免也彼曰罪之云者元履斯有持矣何者人以
利動此以天勝也予初以冒處三館為愧力言歸正義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士不可廢棄又言佞人不可復召移臺諫書如此而元
履之言這與予合也或以予比元履者或以元履比予
者蓋余在都僅與元履三遇而兩家之有亡其子弟之
誰某冥然今猶不知也嗟乎吾與元履意各欲全其天
乎此乃所以為同哉昔咸平中种放起終南而貽譏謂
放者甚衆至放出議道議仁諸篇衆亦不能放矣楊億
曰放非能言者附億者以億言甚之其後即有王嗣宗
之譖嗚呼嗣宗不足責也而億亦為爾已乎吾以是知
古今讒嫉者之一律也元履去國書此以贈且以示四
方知之元履者也元履實士家子名揆之

送林謙之序

道也者人之所以道也吾既道之矣所以道乎人之未至者也質渾矣而有統思微矣而有擇言要矣而有適居誠以敬心易以良而後姦怪剽亂之說無自以入也君子之至於斯也得之則得於人知我者不益也不知我者不廢也我經吾之言充得以聳而已矣其稽決以遠其譬稱以廣其倫類以達君子何尤焉傳曰君子之言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此之謂也雖然周衰以降諸儒雜亂無章矣言不醇天地也行不醇本統也教何由振而理何由出矣久予憫其方將無如何矣使仁者有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言辯而不流氣潔而不汙語極而不詖斯足以極之矣惜也吾未見其人也予為見之則將躬焉顛倒其衣裳交焉上下其議論也且道人之所道使士得所願由其庶幾乎有立哉去年來南或見謂曰閩之南有謙之林公者言其言性其性務窮道之所由出也予然後知南方有人焉有人則予其以道周旋也日公來此有過予而與予言條者累百而席者累晝既遂有以相樂也因摘夫六籍之所以秘及莊騷太史之所以分及雄沉通所以全寡者無鄉而與予戾信矣能道人之所以道也悲夫聖通天行日月運焉彼非形其明明者自形故靜

也而瑩動也而彰其明斯神神斯舍矣吾又敢彈言神之所以明哉公趣如是而歸有期予何事乎鶴切哉傳曰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衆乎冥冥公無忘其所以遠也可以遠者公與之俱放風之動去故之累吾亦不知吾之所以遠也公往矣謙之於是若泗若漢再拜予前以別予起之門亦再拜而送之讓之名某興化處士也邑人始強之乃決進士科今召擢為永福令從遊學者細大千餘人蓋寂寞之音必將恃其徒萬有一焉繼之也悲夫世豈無思公之所以思者乎其亦思吾之所樂吾與君其終獨也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送陳平甫楊嗣賢劉德修序

蜀有陳子者同楊劉諸子求見九華曰蜀以世道亦既痛時科矣而有傷焉吾甚慙於世學也草之古始則是將奈何先生體此者其有以語此也九華曰道有今古乎哉誠之則是弛之則廢矣二子知之乎且動靜至極無物不誠無誠不形也今天地與我同本而我忘本聖人與我同類而我不類我亦安故哉誠不自誠則形不自形矣居然而生居然而離天地能成其大我無成焉聖人能明其大我無明焉則盍返而誠矣誠如自誠則非我無至我實不至我靜而專以一其志我微而藏

以固其用詩書六籍我帙積焉以決其蔽求我者此匱
乎無匱也如是者本充矣然聖猶謹乎思誠者與誠者
之別也孟子也者自知不能孔子而私淑諸孔子也揚
子也者自知不能聖哲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是所以
為二子也君子誠充其內而學一倍其外捨二子何之
乎二三子若下三代之學而訪道無吾以也二三子其
懋之作序言

送何才卿太守序

負子曰墨者躋之門也私者憂之府也利者怨之階也
惟君子為能醜之君子於此惡其行厥病不行厥道君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子欲道乎欲病乎居今之世不慘以自病者吾未嘗得
一也或曰不有何公者乎公之來典州也反子昔者之
所謂是故長長也親親也老老也賢賢也故今言明德
者以何而首之負子曰果然哉公如其南也其祥宙矣
宙太玄釋是得於易之晉是所謂明出地上者也其麗象
在初六明德日鴻元元本本上纏斯民矣下纏所接也
初六之地體動乎屯據五得位柔而上行康以侯也接
二之四終戰于坤晝以包身厥有造也替四而離替九
而乾為天於全位高大也四為外主外主往見兩神挾
陰奇陰並神罔攸悔也為一四二五應易之常也一以四

陽之二間故曰兩神挾陰獨陰處始自一一終於二二
等位而賴於陽故曰奇陰並神
位也二五庶馬闢象坤翻之事象鼯鼠逸之鼠於麗九四陽鳥
升也離卦君子用進勿恤何可醜也坤又西南之卦也其
行利西南始弗乎夷後則乎麗君今象之自西而南不
晉何待夫言易者安可徒也以陰以陽而否而臧陽該
陰陰該陽是之謂大昌陽麗陰陰麗陽是之謂不祥今
是宙也陰陽相宣罔以待庸公德倫之公於進焉可謂
幾矣或曰吾子其然以易言之吾子豈其誕耶貞子曰
不然也凡予之於經言不常言也主有牙發有端余非
敢聖也抽不抽之緒瑩不瑩之文以曉智者則可謂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爾已矣余今決公之所行用此

送僧悟純序

穿雲荷月遊行世表此段奇事衲子能辦之諸人不能
也青衣純師僖用枯寂此志素具知九華東舟而東便
欲來踏船九華曰師資思汝甚至汝欲徑去奈何純師
慘慘面江而止九華甚異之蓋古德謂知恩方解報恩
子能報恩必能報佛異時一瓶三篋相見於江湖之外
赤手欲擔荷大事者必子也子宜勉之乾道改元九華
子貢某書

跋

跋袁公雅集圖

韓退之世俗所謂聞道著書者最後言事斥潮陽便欲
碎臆剗心以謝時王嗟乎書言至此烏覩所謂聞道者
乎吾蜀東坡子晚日寫海南詞旨妙放蓋嘗曰吾生有
命我初無行亦無留也此段獨絕足友淵明千載矣藉
今退之同時聞且羞死近見龍眠貌其烏帽博衣者乃
下與王蔡諸人雜坐一列李易又從而識之甚矣畫者
不知量題者不知體也雖然彼固人貌而天耶欲亂漁
樵友麋鹿同於物而不見所物者二三子於公捉筆指
注斯見之矣豈亦有見子之所見者乎悲夫乾道丁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七月晦九華子負某書

跋劉原文文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率曰今之
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士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
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考曾訓迪甚具劉於
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
自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
汝當如此乎於是志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
觀其破去百氏離異獨造光澄演迤則寢寢乎周末鄒
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

敬學者必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於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示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員某書

跋王荆公字帖

右一紙荆國王文公筆也其體簡遠殊甚某得之於先翁通儒通儒得之於伯祖文饒公在翰苑時文饒故為賓客者也家是以有此帖乾道己丑冬敬拜於大丞相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圖書之聚或曰世故放紛起諸斯人是應流為逆塵落為冷埃固也是安足寶乎相國豈少此哉蓋不知夫天地之間英靈形質之相適凡才絕人而用物壯者皆當不磨者也昔歐陽子集古錄以李斯為冠而蘇彥瞻所授乞銘之硯乃許敬宗物也而况是紙也乎相國其試以是觀之門人九華子員某書

跋胡子知止齋記後

李文潛以胡子知止齋記之說謂九華子予謂胡子之言固儒矣迺若經惟予知之萬物之際乎我也不知習習之皆易我者也君子有閑焉室於衆欲斯止矣止於

至善斯一矣故善之本在止而止之本在知惟水能止
衆止坎而止也惟山不有不_不止艮而止也是止不失其
所著也止乎止君子知之斯樂之矣而無所用其知也
凡性不止不治善止不成也孔孟轍環天下行以止也
一貫浩然止以行也嗟夫文潛二三子其誰能志此者
乎二三子勉之予至此予無言矣乾道己丑重陽蜀九
華子肩某書

題太玄注疏後

范望叔明解可以措著宋氏惟幹注可以知大體陸氏
釋失可以摘瑕虞翻之注可以辯事然不若王涯廣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出入為詳也

跋徑山鑿老寫傳燈錄後

昔有誦三行呪者便得名高一切大小徑山自寫千萬
行以其佛祖何耶殊不知阿師騎賊馬趁官賊雲橫嶺
轉雖在此間行不在此間住也

銘

孝廉堂銘并序

三我處士李某有內行常舉孝廉容然者也故與余通
書余今年通江上因顧訪其起居人曰甚善君不忘李
然李死周歲矣旦暮且石諸原余退歎失聲其子沆名

處士所居堂曰孝廉謁名恭甚雖於再於三不已也處士蓋嘗以年得官矣卒名處士不哀銘曰聞古孝貞參與寯聲其廉能楚兩孫千載不嗣世紛翻誰與作者歸九原三峩嶷嶷棲天根曰惟李世宗厥門淳龐古義翁迺敦有相閭里仁流渾九華繼作申雅言詩之其廬乾道元

嘉州德山和尚塔銘并序

金山大浮圖印公具書載其師遵法業佛之道云云以來未幾則又以其徒慧海之狀來曰吾師雖老空山亦既克終且壽矣凡謂沙門空義也空者不足以存存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夫空者其又足以存耶然吾有請於君子義於何屬吾將以振吾流也予於是可其請師名靖嘉漢嘉人族李氏家世順善性堅忍服勞屏翫年十九得度於德山紹覺師受具於丁真師蓋常遊行西州退而山栖因自奮曰聞之佛者吾祖法吾門也分門者戾祖吾佛所不仰矣所謂禪那者經與律者不識則三貫之則一吾識之矣且一水顧異月萬竅廟異風乎遂發楞嚴諸秘於師旦道人又通圓覺華嚴大論於歇巖道融諸師最後從大峩長老遵奇遊與九頂照通書此兩人者有徒衆禪學明備雅素絕人者也師依倚既久乃去由是語默有

本其自植類此先是德山外邊三菽三菽者大士晉賢
所廬也凡四方旁近郡行遊禮敬春盡日數十百車衲
士過客良勤然間有內行不治宿遊益落師用是嚴節
度具客舍舍上之同流聞聲亦皆至至恚可久雖不至
者亦稱予不哀師又嘗裒己所有易置田以飯九頂堂
聚者人怪之故師笑曰取之四衆則予之四衆我道蓋
是矣嗟乎師可謂善導且予人之周也年七十有二臘
五十有三乾道元年九月初示疾既七日乃逝十月闍
維之薪盡得不壞者二遂塔於山之南餘骨界之法導
師肯云弟子二人曰寶燈曰寶印金山師也孫慧海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平智穆智觀慧慈慧密等三十人慧海殊通故餘亦有
聞師天姿純粹律守嚴甚嘗曰我之威儀自視無不足
所不足者少林別傳之旨播於南州吾不能東以較吾之
所有東吾命也且吾宗迦葉始以一笑得諸其師而林
濟以喝接諸其所以師其戒光定力相烝相摩至今者
誠有偉於造物者也林濟數傳而得楊岐會三傳而得
圓悟勤勤起而林濟之道益大今吾之鄰曰某峯民者
實主於勤之室者也吾契之吾何其病乃復命印盡民
之通其後摘之使東曰吾今塵埃死生死汝無庸待我
蓋四方充然聖諦廓然汝得吾亦得也即以故征行江

上決擇孤明諸公貴人至俛首禮之延坐道場井井皆
冠三吳者人皆以圓悟為不死而楊之岐路不荒矣嗚
呼其非師力也乎其不尚可銘也乎銘曰三峩環環與
天齊大士所廬山所滋彼金光界飛參差下相觀瞻敢
瑕疵有庸者子溷爾緇六鑿顛倒心體披類汚神山窈
歟輝誰歟返此素以之口翻大論與毗尼律精非傳律
自持融三以一昭厥垂惟大弟子秉佛機慧風曾扇南
東施我知其根慰所思有欲崇之此其師

贊

贊大慧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言上人圖大慧謁九華贊語九華曰圖者幻贊
者亦幻兩者俱幻矣且道大慧竟在甚處言呵
呵而退九華曰這阿師笑中有刀姑此為贊
有像無像雲容鳥跡有舌無舌風雷錯出一生造彌天
罪萬古受無量屈只因倒喝起須彌至今滿地生荆棘
這尊慈似不似識不識長空走月月走空癡人影對休
尋覓吐

贊喻彌陀

非真非訛筆端彌陀非鑄非刻石上彌勒昔人方便殊
勝門大似虛空遺鳥跡還見麼善財樓閣變虛空古今

待接無窮極

二二二

九華集卷二十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